

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 | |
|--|---|
| 參賽類別 |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
| 作品名稱 | 生、死 |
| <p>常常，我看著病榻上的外婆，身上扎滿了無數針頭、塑膠管，眼神空洞的幾乎已經不再有生命力，而原本豐腴飽滿的體態也因為經年累月接受手術、藥物的摧殘，只留下枯柴般瘦弱的軀殼。思考著，何謂生？何謂死？如果生者只有心跳而沒有意識、沒有思想，還有被稱為「生者」的意義嗎？床邊的點滴聲錯落響起，迴盪在深夜的病房裡。我牽起外婆已乾癟的手，好冷、好痛……。</p> <p>隨者國軍的戰敗，外婆追隨外公流落至台灣。外婆是個純正的外省人，嘴上總是操弄著一股濃厚的外省口音和流利的方言，對於生在台灣的孩子來說，外婆那些古怪的鄉音常逗著我們晚輩笑得肚子發疼。外婆不會說台語，也不識字，卻是每晚台語八點檔、漫畫書的忠實粉絲。我們的家原是住在眷村中，全村的鄰居全都是外婆的「牌友」，只要看到外婆不在家，我就會跑到眷村口的劉婆婆家，拉著外婆的衣袖吵著「吃紅」，因為我們村裡的孩子都知道，在牌桌上過招的長輩們是最大方的。後來，眷村的土地被政府徵收作為商業用地，我們一家被迫遷到都市中生活，母親原以為外婆會由於環境的改變而不適應，然而時間告訴我們，家人的擔心都是多餘的。有一次，我陪著外婆上菜市場，道路兩旁的店家不時高喊「高媽」和外婆打招呼；青果行的老闆娘時而也會忽然出現拉著外婆閒話家常；肉販一面將肉塞進紅白相間的塑膠袋裡、一面說道：「今天多送高媽一點排骨回家燉湯。」而外婆，也一面大笑著一面道謝。</p> <p>外婆她，曾經是那樣慷慨、活躍、熱愛自由、不受拘束而率真的活著。</p> <p>在從眷村搬進都市的時候，外婆已將近80歲，而她的身體正開始以我看得見的速度極快的衰老著。那幾年，外婆常常出入診所，時而因為感冒、時而因為關節痛、時而因為高血壓……。母親擔心外婆自己一個人去診所不安全，所以經常囑咐我陪著外婆一塊去。當時，我和外婆常常手牽著手，在嘈雜的車陣中緩緩穿梭前行。外婆的手掌很粗糙，也許是一把幾十年來扶持著茁壯中子女們的名為歲月的刻刀，毫不保留的鐫刻在外婆原來玉潔白晳手掌上的、一種時間的痕跡。但外婆的手卻也是永遠的那樣溫暖、厚實，即使在隆冬時分，外婆她那雙充滿溫度的手也一樣緊緊的握著我的手、替我在頸上圍繞一圈一圈她親自勾勒的毛線圍巾。我經常就這樣趴在外婆圓渾的肚子上睡著了，而外婆她只是在沙發上靜靜的看著電視。再冷冽的風也吹不進此刻溢滿溫情的屋子裡。</p> <p>直到五年前的那個夏天，外婆病倒了。</p> <p>那天傍晚，一陣倉促的電鈴聲響起，我開門，看到是外公，覺得納悶，因為他一反平時冷靜的形象，嘴裡喘著氣、拖鞋一右一左地穿在相反的腳上、慌亂的用一種幾乎哽咽的聲音，要母親過去看看外婆的狀況，於是跟著母親一起趕到外婆家。外婆癱坐在地上，兩眼無神、嘴裡不停的呢喃著沒有結構的語言，母親看著情況緊急，立即將外婆送到最近的醫院就診。</p> <p>在急診室裡，我不停看見進出的患者，長、幼、男、女、病、弱……生，死。一陣陣寒意不停地竄進腦中，我很害怕、害怕外婆就這樣突然的離開我、害怕自己將永遠失去</p> | |

她。診間旁站著舅舅的孩子，她剛上幼稚園，一放學就被舅媽接來醫院，當時她正在童言童語的吵著要吃飯、要回家看卡通。我真希望自己也是一個尚不懂世事的孩子，也能單純到狠心的只要吃、只想玩，我多麼希望這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我多麼希望再和外婆去一次菜市場，我多麼希望能再拉著外婆的袖子吵著要吃紅，我多麼希望……。

急救後，外婆的性命總算是留住。但從那天起，外婆也不會說話了。病床上的外婆，眼神仍然無神的「望」著前方，其中一個鼻孔接著一支塑膠管，左手臂上插著銀色針頭，針頭的另一端接著一袋營養液，袋子裡的液體順著蜿蜒纏繞交疊的透明管壁一滴一滴的進入外婆虛弱的身體。

此時外婆的頭髮因為手術已經全剃光了，我看著外婆的樣貌，想起曾經帶著外婆散步到家附近的商店去買染髮劑。外婆的頭髮燙得捲曲，我常揶揄她的頭上好像一網一網的海帶，而她不喜歡白頭髮，卻又嫌理髮廳染頭髮太貴，所以我成了外婆的「御用染髮師」，偶爾帶著外婆到商店去挑自己喜歡的顏色，再由我幫外婆染髮。有時候粗心大意，一個不小心弄得外婆的頭髮出現光怪陸離的慘狀。然而外婆她，從來不會生氣，而是摸摸我的頭、帶著我到浴室去把手洗乾淨、用手帕把我濕淋淋的手擦乾。

剛住院的那幾天，外婆的嘴勉強還能咀嚼，母親她們帶了一些地瓜、韭菜盒子到醫院去給外婆吃。外婆她最愛吃的食物就是地瓜、芋頭，外婆還沒生病前，我常到家附近的食品行去買材料，做些地瓜蛋糕、芋頭酥給外婆吃。外婆嘴上嘟囔不要我那麼麻煩，但其實全家都看得出來她心裡的喜悅已經透過眉目間溢出。後來，外婆的病情漸漸惡化，直到嘴巴再也無法咬動食物，而我那再做一次地瓜蛋糕給她吃的願望也蕩然無遺。

外婆在住院的期間，不斷接受手術、插管治療、藥物施打……。有時候，我看著外婆的眼睛，外婆也看著我，那是一種沒有語言的交談，從外婆的眼睛裡，我能感覺到她的失落和希冀不捨，也許是擔心著冰箱裡的吳郭魚不新鮮了；也許是愁著臥房衣櫃裡那些衣裳沒機會穿；也許是放不下在她眼裡仍是孩子的兒女們；但我想，也許最讓她牽掛的，是那個和她走過戰亂、走過顛沛流離的好幾個夜晚、長廝守了半個世紀的老伴，恐怕再也看不到彼此了……。

外婆生病的半年後離院回家。一進家門，外公端端的坐在沙發上，彷彿一個青澀的少年，正在等待著自己心儀的那個女孩的到來。外公見到輪椅上的外婆，投以一個溫暖的微笑、一個我在外公嚴肅的臉上從未見過微笑。外公起身、緩緩地走到外婆的輪椅旁、再徐徐蹲下，握著外婆的手，用濃濃的鄉音、輕輕地說一聲：「回來啦！等妳好久了。」她倆彼此對望，外婆欲說卻無言的話在這時化作滴滴淚珠，溢出外婆的眼角、滑下臉頰，外公掏出手帕、溫柔地拭去外婆頰上的淚，隨後推著外婆到附近的公園去散步。回家療養的那幾年，外公時不時的會推著外婆到戶外走走，每天和老伴倚坐在一起、像從前一樣指著新聞罵一罵最近的社會，只不過現在，剩下的是外公的聲音在屋子裡幽咽著。

上大學後，我離開台北，獨自到外地唸書。有天半夜裡，母親打一通電話來給我，電話那頭的母親撕心裂肺的哭著。母親告訴我，那天傍晚，外婆突然開始痛苦的喘氣，於是外婆立刻被送到往醫院，進行藥物治療後，情況暫時趨於穩定，然而醫師的話讓母親的理智徹底崩毀。

「醫生說，外婆的情況很不穩定，可能只能在撐一個禮拜，我該怎麼辦？兒子，我該

怎麼辦……？」很少看到母親如此慌亂無措，然而我能做的除了陪在母親身邊，還能有什麼呢……？隔天一早，我便搭了最早的一班火車，往外婆的醫院趕去。

下了火車後，我連忙的走到外婆的病房。推開門，我看到母親坐在外婆病床一旁的折椅上，握著外婆的手、臉埋入外婆病床上的被褥，一顫一顫的啜泣著。我沒有和母親打招呼，只是靜靜的走到病床邊，拎了一張椅子坐在母親一旁，就這樣，我們什麼也沒說，而坐在那兒整個白天的時間。

「如果外婆走了，我要怎麼辦？」母親的聲音劃開了病房裡凝結的沉默。

「我不知道。」我的腦袋裡一陣混亂。

「但是，我會好好的和外婆說再見。」是的，我想此時我能做的，不是給外婆山珍海味佳餚美饌、不是給外婆金山銀山的萬貫財富、也不是甜言蜜語，而是簡簡單單的陪伴，還有一句心裡深處最不捨得說出口的「來生再會」。

夜漸漸深了，母親已經幾天沒睡覺，我扶著母親到醫院門口搭計程車回家，請她先休息一天。

病房裡剩下我，以及病入膏肓的外婆。我看著病榻上的外婆，身上扎的針頭從最初的一支增加為無數，外婆的眼神空洞已不再有生命力，原本豐腴飽滿的體態也因為經年累月接受手術、藥物的摧殘，只留下枯柴般瘦弱的軀殼。我思考著，何謂生？何謂死？如果作為生者，如同此刻的外婆，只有心跳，而沒有意識、沒有思想，還有被稱為「生者」的意義嗎？

我忽然想起，外婆在健康時最愛唱的歌—《水調歌頭》，那是外婆在炒菜的時候時常哼唱的一首歌，曾經被外婆的偶像鄧麗君唱過的一首膾炙人口的歌謠。

我想起和外婆相處的點滴，外婆從來都是一個豪放不羈的人，然而卻總是在哼唱著如此愴然神傷的歌。也許對外婆而言，生死為何其實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只是在那一刻、在當下和自己最重要的人能實實在在的相處在一起；也許外婆從始至終都明白生死有命，所以才能用如此灑脫的精神在過去好幾千個日子裡大方的活著；也許外婆的內心也是痛恨離別的，無奈世間的一切都如月輪般有陰晴圓缺，而只能以一首《水調歌頭》以敘情懷。

病房裡，獨留我鄰坐在外婆的病榻旁。床邊的點滴聲錯落響起，我牽起外婆已乾癟的手，低聲哼唱著她鍾愛的歌曲，歌聲回盪、回憶湧現，彷彿那些年裡，外婆與我手牽著手在大街小巷、在公園裡中穿梭著的日子般溫柔……。

生、死，不是結束，也不是開始，而是一段一段記憶與感情間綿延的短暫休憩。